

吉鸿昌在宁夏山

吉鸿昌(1895-1934年)是"九一八" 事变后杰出的抗日爱国将领。1933 年,他组织"察绥抗日同盟军"收复了 被日寇侵占的察哈尔北部重镇多伦, 给敌军以迎头痛击,谱写了一首雄伟 悲壮的抗战凯歌,为中国抗战史增添 了光辉的一页。

吉鸿昌不仅是一位军纪严明、能 征善战的爱国将领,还是一位忧国爱 民、善于治理地方的好官员,在冯玉祥 统治西北时,吉鸿昌曾于1929年担任 宁夏省政府主席,励精图治,体察民 情,为宁夏回汉团结和经济发展作出 了贡献,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

安定民心 加强回汉团结

吉鸿昌初到宁夏,严令各部,不准 骚扰百姓,约法三章,布告民众:第一, 不准破坏农民的庄稼,不准乱拿百姓的 东西,保持"铁军"的纪律;第二,尊重 回族的风俗习惯,军队士兵不准进驻清 真寺,不能在回族居住的地方吃大肉; 第三,回汉团结是久安之本。老百姓有 意见可直接找省主席。

与此同时,吉鸿昌加紧剿匪,收编 地方部队,布置城防,划定防区,百姓不

再受土匪的侵扰,号召地方各安生计, 促使各业复市。吉鸿昌多方努力和安 抚,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他邀请省城内 外百姓在银川舞台看戏,一时人心安 定,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百姓各安 生业,宁夏境内初告安定。

吉鸿昌主持宁夏军政期间,多 次召开民众大会,分析回汉矛盾的 根源,"回汉本无仇恨,全是历代当 权者故意制造纠纷,以利于他们统 治的结果"。借以启发人民"万勿再 受愚弄欺骗,以致自相残杀,家破人 亡"。他积极主张"回汉团结",提出 "回汉一家,不分彼此"的口号,并努 力付诸行动,邀请河东的马进西、马 震武等地方各界知名人士共商治理 宁夏大事,并邀请宁夏回军首领马 福寿任省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后 来吉鸿昌离宁时,又委派马福寿暂 代省主席。他还身着回族服装,同 回族宗教人士手拉手合影放大悬挂 在鼓楼上,还加印多张,散发各县, 以示回汉首领亲密无间。吉鸿昌的 这些做法和措施,对缓和回汉之间 的矛盾纠纷,消除民族间心理隔阂有裨 益。吉鸿昌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回族的

风俗习惯和生活状况,经常身穿回 族服装,到回族家中或清真寺与回 族群众促膝谈心,体察民情,广大回 族群众亲呢地称他"吉回回"。这一 时期宁夏回汉之间的和谐气氛前所

励精图治 致力开创新政

吉鸿昌率军来到宁夏,目睹当地 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他任省主席的 第一件事就着手清除贪官污吏,开仓 放粮,救济穷人。本着一贯为民造 福,救国救民的夙愿,书写了"公正纯 洁,为做事而做官;训练民众,使知四 权,运用政治;注意下层工作,适合一 般民众需要"的座右铭压在自己办公 桌的玻璃板下予以鞭策自己,身体力 行。为告诫勉励部属,把这几句话写 在自己像片的背面,分赠给下属,借 以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据说,他率 部来宁与马仲英作战时,因军粮供给 不上,队伍在途中强行宰杀百姓的牛 羊为食,他任主席后,有百姓找他申 诉,他都让估价,给予了赔偿。

吉鸿昌虽是一名军人,但他深知 官民隔阂、民政感情不通所造成的政

治昏暗、官逼民反的恶果。他常对部 属说,他当主席,是为了给百姓多做 些好事,与他们(指门致中等官僚) 有区别。并以省主席的名义发表通 告:"父老们,你们有困难事情吗? 请到省府来,我一定想法替你们解 决!"通告在各县乡镇贴出后,省政 府就门庭若市,从清晨到黄昏求见主 席的百姓络绎不绝,都要求省主席解 决问题。吉鸿昌不辞劳苦,一一接 见,并派副官接待,司书笔录,当年 担任吉鸿昌警卫的安正海深有感触 地回忆,他们几个警卫见吉主席整日 接待来访群众,疲惫不堪,曾几次将 来访者挡回去,吉鸿昌知道后将他们 几人狠狠训了一顿。吉鸿昌对百姓 提出的问题,能解决就当时解决;一 时不能解决的,便指示有关部门限期 解决。这些措施的实行,一方面革除 了政府办事拖延、效率极低的恶习, 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风气,另一方面 也解决了百姓的许多实际问题,沟通 了与百姓之间的感情。百姓常说: "吉鸿昌是好主席,是替百姓办事的

(作者系固原二中高级教师)

黄渠桥旁话古今

清朝雍正年间,为开发宁夏北部大 片荒地,工部侍郎通智等人主持开凿了 惠农渠(又称"皇渠"),并招户屯垦。位于 今石嘴山市平罗县北部的黄渠桥,就修建 于这一时期。因引黄河水入渠灌溉,渠 水是黄色,故称"黄渠",又因桥架设在渠 上,所以有了黄渠桥。伴随商贸往来,越 来越多的人伴桥而居,形成了黄渠桥 镇。镇子虽小,却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缩影。

黄渠桥地处宁夏平原北部,这里是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之地,各民族 在此共居共生。清朝雍正年间,随着宁 夏平原北部引黄灌溉系统——惠农渠的 修筑,周边大量屯垦移民迁居于此,形成 了多民族杂居互嵌的分布格局。黄渠桥 一带临近黄河,滩地众多,具有得天独厚 的农牧业资源,交通便利的黄渠桥可以 与邻近地区互通有无,进而由桥成集。

近代以来,随着西北皮毛贸易的 兴盛,黄渠桥的交通区位优势进一步 显现,南来北往货物流通增多,黄河两 岸人口流动频繁,各民族之间的商业 贸易愈发活跃。这里不仅是西北地区 皮毛类资源向华北等地输出的中转

站,也是华北等地商品输入西北的必 经之地,时人称赞黄渠桥镇为"宁夏北 部第一大镇,街市宽敞,商业繁盛"。

1938年初,中共党员杨一木受党 组织委派,深入宁夏发动群众,建立党 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黄渠桥 镇,杨一木以教员的身份作掩护,积极 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发现并培养了一批 积极分子和先进青年学生,发展了一批 中共党员并成立了宁北地区第一个党 组织——黄渠桥党支部。其间,杨一木 组织200余名进步师生创建了"后方抗 战服务团",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军事训 练,阅读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讲述 革命形势,极大激发了广大师生和各族 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1938年底,杨一木 暴露,在当地老百姓的掩护下,杨一木 等人辗转回到了延安。在严峻的形势 下,留下来的中共党员和进步师生继续 战斗,直到1949年9月,随着解放军进 驻平罗,黄渠桥宣告解放。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黄渠桥镇逐步发展成为连通 银川、石嘴山及内蒙古乌海等多个城 市的交通要道,是国道109线必经之

地。集市经济与道路经济互相促进, 使得黄渠桥镇与周边地区联系进一 步加强,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优越的经

"二毛皮"产业是黄渠桥镇传统特 色产业。"二毛皮"取自宁夏滩羊,薄如 厚纸、柔软丰匀,向以"轻裘"著称,以羔 皮为最佳,称为"儿毛皮",后传为"二毛 皮"。在"二毛皮"产业推动下,当地羔 羊养殖业迅速发展,并创造了一道地方 特色美食——爆炒羊羔肉。这道菜以 鲜嫩的羊羔肉为主料,用胡麻油爆炒, 加入青红椒、粉条等配菜,融汇爆、焖、 烩等手法,风味独特,深受食客欢迎。 2007年,黄渠桥爆炒羊羔肉制作技艺入 选宁夏回族自治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多年来,当地各族群众把握市 场机遇,以"前店后家"的形式,开办街 居型餐饮门店,大力发展特色餐饮业, 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发展之路。

近年来,黄渠桥镇坚持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推进文化

修缮黄渠桥,留住"筋骨肉"。黄渠 桥不仅是重要的历史遗产,也是宝贵的

文化资源。黄渠桥镇政府按照修旧如 旧的原则,对古桥进行修缮,深入挖掘 历史文化遗产,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 物、一则则历史佳话唤醒了各族乡亲交 融共生的历史记忆。

建设文化馆,传承"精气神"。黄渠 桥镇依托宁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革命 遗址,建设黄渠桥镇革命传统教育基 地,传承红色基因。该基地被命名为党 史宣传教育基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 育基地。此外,还建设了黄渠桥镇文化 馆,打造全方位、实体化展示黄渠桥历 史文化和发展成就的窗口,激发各族群 众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热情。

创办美食节,把握新机遇。黄渠 桥旅游美食文化节创办于2015年,这 一活动的诞生与爆炒羊羔肉这道特 色美食密不可分。活动期间,黄渠桥 镇所辖14个村的各族群众共同参与, 进行歌舞表演、才艺展示、商品推介 等,不仅增加了收入,也增强了自豪 感和幸福感。随着知名度不断提升, 这座小镇将获得更多新的发展机遇。

(据《中国民族报》)

■ 宁夏党史人物 ■ -----

陶克叶:为革命事业献出年轻生命

陶克叶,1966年出生于宁夏固原县 王洼公社(今彭阳县王洼镇)李寨村,中 共党员。

陶克叶从小父亲去世,母亲含辛茹 苦地将他和哥哥养大。在学校,陶克叶 品学兼优,深受师生们的喜爱。1983 年,他高中毕业后回乡当了民办教师。 1984年12月,陶克叶毅然放弃教师工 作,报名参军。入伍后,他被分配到某 部队通信连当了一名无线电通信兵。

在部队,为了练好通信技术,陶克叶 每天早晨提前一小时起床,到野外背密 语,练快速报话。为了练好体力,他给 自己做了一个沙袋,每次长跑,他背着 电台,腿上绑着沙袋,一跑就是10多公 里。为了提升在丛林地带通信保障的 应急处置能力,他趁着大雨和大雾天,到 险恶的地形环境中,背着电台钻丛林、攀 峭壁。在备战训练的日子里,他的衣服 整天湿淋淋的,两套作战服被磨破。他 连续接到哥哥的3封电报,告诉他年迈的 母亲病重住院。部队领导知道后准假让 他回家,但他怕影响训练,把仅有的30元 津贴寄给了母亲,没有回去看望。最终, 他凭着毅力,练就了一手过硬的通信技 术,在全师100多名通信技术尖子比赛中 夺得总分第一名。

1985年12月,陶克叶随所在部队 来到了老山前线。目睹了边境人民被 敌人杀害、村寨被敌军炮弹炸毁的惨 景,他暗下决心:一定以自己的血肉之 躯,保卫祖国神圣的领土。部队马上就 要开赴前沿阵地了,他听说连队要把他 留在指挥所,便多次找到连队领导,要 求到阵地最前沿去。一份接一份请战 书被送到连部。接着,他又写了4份誓 言书交给团首长。功夫不负有心人,他 终于如愿以偿被分配到步兵九连,主要 任务是坚守在三面受敌的前沿阵地上。

1986年4月的一天夜里,敌人一个 排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我军前沿阵地发起 进攻,战壕被炮弹炸平,工事被掀翻,战 斗异常激烈。40分钟后,阵地被浓烟笼 罩。前沿阵地指挥所的电话线也被敌炮 火炸断,阵地长命令陶克叶用无线报话 机联系上级指挥所。他奔到电台跟前, 迅速调整报话机的频率,连续呼叫。无 奈猫耳洞内接收空间小,阵地离上级指 挥所太远,山林中的地磁力又太强,干扰 太大,他竭尽全力,10多分钟过去了,还 没能联系上。于是,他抱起电台,朝猫耳 洞外冲去。阵地长一把拽住他的胳膊, 大喊道:"不能出去,太危险!""别管我, 沟通要紧!"他使劲甩开阵地长,向战壕 外的开阔地冲去。敌人的炮弹不断在陶 克叶周围爆炸,尘土碎石落满了全身,但 他全然不顾,沉着冷静地调整报话机。 陶克叶娴熟地用密语呼叫,7分钟后终于 与上级指挥所取得了联系,他准确地报 告了敌军的位置。顷刻,我军猛烈的炮 火直盖敌群,敌军惨败而退。

1986年7月初,敌人对阵地进行重 点炮击,工事和哨位被炮火掀翻。为了 重新构筑工事,陶克叶和战友们一起下 山,一趟又一趟背着50多公斤重的钢块 到阵地上。一连10多天阴雨连绵,山路 泥泞,他一次次滑倒,一次次摔伤,不停 咳嗽,大口大口吐血。大家劝他休息, 他硬是不肯,坚持背了10多天的钢块。 他晚上值班,白天又去扛50多公斤重的 土袋子,帮助步兵垒哨位和战壕。战友 们看他这样拼命,都不忍心,强行把他 拖进洞里休息。经过血与火的考验,他 在火线上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前沿阵 地,陶克叶收到母亲寄来的一个包裹。

包裹里除衣服和鞋垫外,还有一个红纸

包,里面装着一幅剪下的有岳飞形象的 连环画。陶克叶心里明白,这是母亲希 望自己像岳飞那样,精忠报国! 他在那 幅连环画上工工整整地写上了"精忠报 国"四个字,然后将之贴在日记本的扉

由于连续几个月夜以继日地战斗 和工作,陶克叶的身体累垮了。7月中 旬,在上级强行命令下,他才下山回到 连队养病。刚回到连队的第二天,他听说 九连接到了收复某高地的战斗任务,就又 跑到连部请战。他又一次争取到了战斗 的机会。回到连队的第三天,陶克叶背着 电台又成了一名收复失地主攻突击队

的突击队员。 出征前夜,陶克叶对着录音机,给 远方的母亲留下心里话:"妈,您的儿明 天就要出征了,去收复被敌人侵占的阵 地,任务非常艰巨。但是请您放心,我 会英勇地冲上去,去顽强战斗,争当英 雄。儿子今年20岁了,唯一的遗憾是我 没有来得及孝敬您。如果我真的回不 来了,抚恤金,您为儿交50年的党费,其 余您用来安度晚年。您教儿要'精忠报 国',这点,儿子做到了。妈妈,儿子还 有一个心愿,如果我牺牲了,骨灰送到 家里,请把儿子埋在村头西山下那条红 军路旁……"然后,他又对着录音机给 母亲唱了一首《血染的风采》。

在中越边境"10·19"出击作战中, 陶克叶担任右翼突击群"2瓦"报务员。 战斗准备阶段,他两次随侦察组抵前沿 侦察,圆满完成通信保障任务。发起冲 锋前,陶克叶掏出衣兜里仅有的7元5 角3分钱对班长说:"回去后请把这点钱 作为党费交给指导员,以后的党费,我 母亲会安排的!"他又紧握班长的手说: "如果我这次回不来,打完仗后,请你一

定去宁夏看一下我的妈妈!

下午1时30分,总攻开始。陶克叶 紧随突击队向敌阵地冲去,及时准确传 达各种战斗命令,保证了与团指挥所的 联络。突然,敌屯兵洞内钻出5名敌军, 他们以密集的火力企图阻止我军突击 队前进。陶克叶一看,急忙示意身边的 另一名突击队员左右交叉射击,消灭了 5名敌军。经过35分钟的激战,全歼某 高地守敌。在突击队撤离时,不甘失败 的敌人重新调集炮火和高射机枪疯狂 射击,副班长被敌炮弹片击中倒下,突 击队长急着要冲上去救援。陶克叶没 等突击队长迈出第二步,便将电台往突 击队长怀里一塞,冒着炮火冲上山去, 将副班长背下阵地。他还没有喘过气 来,又发现一名通信员也负伤倒在山腰 上,身上还背着一部电台。他又奋不顾 身向山上冲去,借助弹坑的掩护,把身 受重伤已昏迷的通信员向山下背。此 刻,一发炮弹在前方不远处爆炸了,弹 片嵌入他的腹部。他忍着疼痛,背着通 信员继续往下撤。没跑几步,左腿被敌 人的高射机枪打中,他扑通一下倒在地 上。他迅速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包住 伤口,趴在地上,把通信员驮在自己背 上,两手抓着草丛和泥土,一点一点地 往前爬,身后留下了一条100多米的血 路。当陶克叶爬到一片乱石堆边时,敌 人又打来一发炮弹,他用身躯护住了通 信员,自己的头却被两块弹片击中,当 场壮烈牺牲,年仅20岁。

战斗结束后,陶克叶生前所在部队 给他记一等功,并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 正式党员,批准陶克叶为革命烈士,上级 部队党委作出了向陶克叶学习的决定。 彭阳县人民政府将陶克叶安葬在任山河 烈士陵园。(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牛琦: 陝北的小八路(五)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宁夏的农村合作医疗事业搞得 风风火火,覆盖面达到95%左右,缓解了农民看病难 的问题。但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 这时候毛泽东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 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1969年,牛琦去北京办 事,一个偶然的机会,为宁夏争取来了大批专业医务 人才。将天津总医院的300多名高级医护人员引到 宁夏,又促成了天津第四医院整体迁入宁夏,极大地 缓解了全区医疗人才缺乏的问题,实现了宁夏卫生系 统技术进步的飞跃。

牛琦:去卫生部办事,准备走的时候一位部级 领导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悄悄地说,天津总医院有 一大批专家要下放到农村,本来想安排到广西或内 蒙古,但考虑太远了,你看看宁夏能不能接收这批 人。我一听这是件好事,马上就答应了。其实我说 了也不算,马上发电报请示自治区领导康健民和分管 卫生工作的丁毅民。他们一听都很高兴,当天就打电 话,要求我要抓紧办。

天津总医院聚集了国内很多顶级医疗专家,很多 人还是中央保健局的专职医生。卫生部既要执行最高 指示,又不想让这些专家离北京太远,折中的办法就是 先放到宁夏。

牛琦:自治区领导怕事情再黄了,又派了五医 院的一个人跟我一起到天津总医院接人,动员会 上很多专家一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报名可积 极了,还有抢话筒报名的。会上他们也提出了很 多问题,问得最多的是能不能吃上大米、要不要带 床、带煤球,我告诉他们,宁夏大米吃也吃不完,农 村都睡炕,睡不惯的可以带上床,我还说,宁夏不 烧煤球,烧的是大块炭,比煤球还好烧。有些人没 报名,但最后也被分配来了,是卫生部统一安排 的,有个叫陈树勋的心内科专家,他是中央保健局 专职医生,没报名,但两口子和几个孩子都来了。 我拿到名单一看,光正教授级的就有20多位,还有 10多位是国外留学回来的,可捡着宝贝了。卫生 部领导一看宁夏对这些专家态度积极,又准备把 整体下放到别处的天津第四人民医院放到了宁 夏,来了900多人,成立了石炭井职工医院,当地人 都管他们叫天津医院,可给矿务局发展帮了大 忙。当时来的有骨科的牛今、内科的郭仓、胸外科 的张天慧、眼科的胡怡芳、袁家琴、心血管内科的 陈树勋、放射科的宋汝良。这些人医疗技术高,人 品和服务态度也特别好。这批人来宁夏后,很多 公社卫生院一下子火了起来,甘肃、陕西、新疆、内 蒙古、青海,还有四川和东北的病人都专程到宁夏

天津总医院共向宁夏派出医疗专家和护理人员 404 名,加上家属近千人。王振寰夫妻是这批支宁医 生,在上火车的那天,他们的女儿刚刚出生100天,由 于孩子太小,只能先寄托到山东姥姥家,离开天津时王 振寰夫妇泪如雨下。

(蔺银生 王旭阳 撰稿)

金积县城解放记

雷天寿

我的家乡——金积堡,是一座古老的城堡,它大约建 于清代中期。

解放战争后期,杨得志担任总司令的十九兵团 先后解放了宝鸡、兰州等地,挥师北进,向宁夏进发, 当时宁夏由西北军阀、土皇帝马鸿逵统治。我的家 乡金积县城也由马鸿逵的嫡系部队马敦靖的一二八 军防守,并以古城墙为依托,黄河为天险顽固抵抗,

我家原住金积县城西门,家中有父母、哥嫂等六 七口人。解放前,两个哥哥均被马匪抓去当兵,姐姐 出嫁。家中有五六间土房,二三亩薄地,生活十分贫 寒。我从小被送给了舅舅,后来舅舅去世,才又回到 了生母处。

记得金积县城解放时,我家院子里住满了马匪 兵。他们在院子里安了几口大锅,正在准备烧饭吃,做 了几锅面条,还没来得及吃,就听见炮声大作,弃枪逃 跑。逃跑时,怕被解放军来后认出,换了当地老百姓的 衣服。我当时年幼,觉得好奇,就和邻居家的孩子跑到 城墙上看热闹。其实,解放军还很远,什么也没有看 见。回来被父母骂了一顿。为了防备万一,父母亲在 院子里挖了一口大窖,就让它作为防空洞,枪声紧急时, 让我们钻进窖里躲避,母亲还为我们烙了几个大饼,带 到窖里吃。

没过多久,解放军就开进城里。浩浩荡荡的大军, 背着行装、枪支,12匹马拉的大炮由西向东,穿街而 过。我和一些小朋友跑到街头看热闹。街道两旁站满 了人,夹道欢迎。金积县城是和平解放的,基本上没放 一枪一炮。解放军进城时,张寡妇黄酒店的老板张永 吉还拿出澄亮的黄酒,让解放军指战员品尝。城南的 清末贡生雷应龙,温家湾子的反马人士温积成(兰大学 生)等还到吴忠的黄河渡口欢迎解放军进军银川。宁 夏的老百姓饱受了马匪的黑暗统治,当然渴望家乡的 解放和新生。

金积县城解放时,曾在青铜峡余家桥打了一仗,许多 十九兵团的解放军战士牺牲。后来为了纪念这些为革命 献身的解放军指战员,政府专门在那里修了一个烈士陵 园,我上小学时,就曾徒步前往悼念。这些事至今仍记忆

金积县城的解放,为整个宁夏的解放打下了基础,如 果没有余家桥战斗的胜利,就不会进军那么顺利。后来, 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担任了银川市军管会主任,成为 了宁夏省第一任领导人,功不可没。

(作者系宁夏大学文学院原教授)